

柏楊書

小說系列 3

曠野

全括想依方創造方。執判別是不
のふ系。遂に可怖の傷害。蓋して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●柏楊書●

曠野

作 者／柏 楊

發行人／吳貴仁

總經理／林蔚穎

總編輯／劉紀之

執行主編／吳秀梅

文字編輯／張錦露

美術編輯／張賢瑛

出 版 者／躍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地 址／台北市吳興街328號

電 話／(02)7031828 7057118

劃撥帳號／1188888—8

印 刷／躍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地 址／三重大勇街82巷26弄29號

電 話／9868421

總經銷／三友圖書公司

地 址／台北市寧波西街116號1樓

電 話／(02)3034812 3095912

登記證／局版台業字第3994號

中華民國78年6月初版

定價／新台幣 160 元

●本書若有破損缺頁敬請寄回本社更換●

小說系列 3

曠野

出版緣起

一九五〇年代在台灣的人，生活在戰亂和貧窮的悲劇時代，大家爲了生存，都自顧不暇，於是出現郭衣洞這個人，以悲憤的情懷，和控訴的筆法，透過小說形式，來表達那時期的苦難，一字一個鬱雷，一句一聲吶喊，流露出無限痛切。

一九六〇年代來臨，政治壓力沉重，政府權力惡性膨脹，於是出現柏楊這個人，以雜文形式，用尖銳筆觸，直接了當，而又幽默橫生的指出，中國文化是醬缸文化。他不屈於權勢的倔強，和對社會先驗性的灼見，不見容於當權之輩，而終于跟歷史那些先知一樣的受盡苦難；最後被扣上鐵

帽，送到火燒島，囚禁十年，直到一九七七年才被釋放。就在這十年黑牢中，柏楊寫出「中國人史綱」這套中國第一部以人民為主體的歷史巨著，為整個中國歷史，做一番翔實的整理，貢獻厥偉。

很少有人知道，柏楊就是郭衣洞，郭衣洞就是柏楊，在小說和雜文領域中，雖然不時出現相同的熱情，但人們却難以把二人合而為一。而另一部奇書「異域」的作者鄧克保，更使人難以置信竟是柏楊和郭衣洞的另一筆名。「異域」——它在只有一千八百萬人口的台灣，十五年間，銷出二百餘萬冊。這部二十世紀最暢銷的報導文學，柏楊用磅礴的氣勢，和撼人心弦的至情，描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蹟。

十年小說，十年雜文，十年監獄歲月，加上出獄後的十年，柏楊已出版小說、雜文、詩、報導文學、歷史著作等一百五十餘本。血淚交織的珠璣文字，幾乎都交星光出版公司出版。而今，國家經濟進步，社會富足，可是五〇、六〇、七〇年代的很多老問題，仍然存在，柏楊從豐富歷練的人生中，提鍊出來的睿智結晶，到今天仍歷歷如新。

星光出版公司將所有柏楊作品，轉交給躍昇文化事業公司重新整理、編輯、設計、出版，做為文化傳承的交棒工作。「躍昇」將以對文化事業的奉獻與執著，對出版品質的要求與重視，以及對柏楊先生的敬仰與佩服，除將柏楊雜文的「倚窗閒話」「西窗隨筆」部分，恢復原來的書名外，更以精裝本問世，期望在拜讀柏楊的真知灼見之餘，與讀者共同在未來的歲月裡成長、邁進。

躍昇文化事業公司負責人

林蔚穎

於一九八八年十月

關於「小說系列」

●柏楊

大人們常訓勉孩子們要早早的立志，要早早的確定自己要走的道路。

我覺得這些話是對的，但不一定全對。一個人在孩子期間，有太多的幻想，隨著年齡的增長，幻想也不斷發生變化。我讀小學時，曾立志當一個教師，威風凜凜的站在講臺上，向學生們訓話。讀初中時，曾立志當一個大俠客，扶弱抑強，仗義天下。讀高中時，曾立志當一個籃球健將，在球場上龍騰虎躍，受女生們羨慕的注目。抗戰初期，我立志當一名空軍，飛翔天際，單槍匹馬的把日本飛機，一一擊落。抗戰結束時，我立志經商，奠定經濟基礎後，創辦一個一貫作業的學校——從幼稚園到研究院，完全免

費。

然而，形勢超過人的意志和決心。偶然的一個機會，我竟走上了寫作這條路。不是我選擇了寫作，而是寫作選擇了我。將近三十年，我都與筆和紙爲伍。生命像流水一樣，在筆尖的沙沙聲中，靜悄悄的流入太空，一去不再復返。驀地抬頭，已經白髮蒼蒼，只不過換取了半書架印成鉛字的書。

從前浮士德在著作等身之後，忽然驚醒。這驚醒似乎是，他深深的懊悔，懊悔他所得的，也懊悔他所失的。我不知道如果我不從事寫作，而從事其他行業的成果如何；對不可能重新安排的往事，任何假定都沒有意義。但是我知道，雖然寫作帶給我很多痛苦，同時也帶給我很多歡樂。我並不懊悔寫作，我覺得寫作已使我的生命充實，而且繼續充實、永遠充實。很多在事業上有成就的人，一旦退休，都有一種沒落、寂寞、徬徨的沮喪。寫作的人就不會如此，只要他有筆有紙。

我寫小說是十分偶然的，我來臺灣後一直教書。大概是一九五一年，

有一天，在報上看到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徵稿啓事，就提心吊膽的寫了一篇寄去，結果錄取了。當我看到我用筆寫的字變成整齊美觀的鉛字時候，內心湧上來的是一陣一陣的掩飾不住的狂喜，好像四周圍繞著的人們都在向我歡呼，剎那間眼前展開的，是燦爛的光輝。我開始編織美夢，認為我如果繼續不斷的寫下去，可能藉著文字，吐露我內心的積鬱，和廣大人羣內心的積鬱共鳴。那是一項不自量力的抱負，卻沒有想到我會因此一念之起，竟被寫作所主宰。

就這樣的，一篇一篇的寫下去，可是我還不知道什麼是小說。回憶起來，也著實佩服自己的勇氣。一直等到出版了三四部單行本之後，才初步了解如何佈局，如何組織。所以我對這些初期的作品，實在不忍重睹。我十分崇拜那些第一次就寫出非常成熟作品的作家，像曹雪芹先生，他一下筆就寫出千古不朽的〔紅樓夢〕。我深恨我沒有這種才能，我只是偶爾撞到文學這條路上，膽大心粗的摸索前進，沒有先進指導，也沒有朋友可以切磋。尤其不久我就感覺到，中國文字運用起來，實在沉滯艱難。英文文

字的詞彙比較豐富，中國文字的詞彙就貧乏了——大概淵源於我們的言語詞彙貧乏的緣故。如果要強調一項感情，或精密的描寫一項動作，都必須自己作發明式的構思，以致使這摸索更苦。

初寫稿時，心中有太多的感情衝動，沒有稿費也寫，甚至向編輯先生送禮也甘願，只求發表。但仍免不了無數退稿的打擊。一個初出道的作家，如果連退稿都能心平氣和——真正的心平氣和，而不是表面上故示大方，那麼，他的修養一定昇華到至聖之境。我沒有這種修養，記得有一次，我拿了一封介紹信，去某雜誌社晉謁某編輯先生，我忐忑不安，恭恭敬敬把稿件呈上去，然後回家，我以為看那封介紹信的面上，我的稿件會被採用。想不到那個雜誌社送退稿的信差，幾乎跟我同時走進家門，我只覺得眼睛發黑，臉上炙熱的燒起來，簡直可以擦燃一根火柴。俗語說：「老婆是人家的好，文章是自己的好。」有位朋友曾揚言說：「我獨不然，我認為老婆是自己的好，文章是人家的好。因為老婆若是人家的好，婚姻就不穩固。文章是自己的好，寫作就沒有進步。」我想這些話稱之為廣告宣傳

則可，稱之爲事實的真象就不可了。前者是感情的直率反應，後者是在感情衝擊平息後，理智的訓勉。尤其是當編輯選稿是以人爲標準時，難堪也越強烈。這種難堪的關卡，我幾乎經歷過數十次之多。後來好不容易總算熬了過來，但心靈上的印象，卻十分深刻。

五〇年代和六〇年代前半期，十六七年間，文藝市場十分狹窄。一則是臺灣剛剛脫離日本的統治，人們閱讀中國語文的能力很低，不能普遍。二則是承受著大亂之後，經濟蕭條，人們沒有多餘的金錢購買書刊。一本小說如果能賣一千本，就轟轟烈烈，使人妒火中燒了。因之，當時的臺灣，曾被海內外形容爲文化沙漠。在那種慘淡的景觀下，書刊雜誌生存固然困難，而作家的生存，尤其困難。靠寫作爲唯一生活憑藉的作家，不是餓得改行，就是餓瘋餓死。就在那個慘淡的時代，我陸續出版了我的小說。它們，也逃不過慘淡的命運。

我的小說不能暢銷，更主要的原因是，我的小說跟暢銷的作品，有點不同。暢銷小說上的男女主角，幾乎都是些超人，或都是些反超人。而我

的男女主角，卻一一平凡無奇，既沒有翩翩舞步，也沒有甜言蜜語；有的只是嘆息、呼喚、吶喊。我不會用我的心血去娛樂那些尋求消遣麻醉，或逃避現實的公子和才女，我是藉故事提出我的困惑——「如何是好」的困惑。有時候我給它一個答案，但更多時候，我自己並不知道答案，或不能寫出答案，只能提供讀者先生思量。有些讀者曾指責說：「看了別人的小說，心情愉快，看了郭衣洞的小說，心情沉重。」我並不希望讀者先生心情沉重，而只希望讀者先生三思。公子才女是不會三思的，所以市場上的失敗，自然不足為奇，因為那些有購買能力的人，正是一些公子才女。

所以，不但公子才女不喜歡我的小說，久而久之，連我自己也不喜歡。這並不違背「文章是自己好」的原則，我只是不喜歡它不能迎合公子才女的胃口罷了。今年（一九七七）四月，我於離開臺北九年二十六天之後，再回到臺北，星光出版社提議出一部「小說系列」，這提議使我受寵若驚。在他改變主意之前，立刻就迫不及待的答應了。爲了表示童叟無欺，我警告他可能賠得上吊，他說：「你離開得太久，不知道現在的讀者水準

很高，讀書風氣也很高，今非昔比。」六〇年代末期和七〇年代，臺灣經濟突飛成長，社會繁榮，教育更加普及，文化事業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，這時代可能跟三〇年代相比，它至少是三〇年代之後唯一的空前蓬勃時代。我相信這是真的，所以我希望我能有一份貢獻，也希望遇到知音。

系列共全集十冊，陸續印行。所以如此，是因為我手邊沒有一本我自己的著作。向朋友處一再搜集，總算搜集了五本，就先送去星光發排。直到寫此文的今天，還沒有搜集齊全。而其中〔童年〕，十一年前曾連載了三分之一，因當時事情太忙而中斷，現在需要補充。〔燈火〕則已完成；可是初稿在我離了婚的妻子那裡，她正傷心我的平安歸來，還不知道能不能拿到。

凡是沒有收入「系列」的小說，我希望它們永遠消失，好像我從沒有寫過一樣。一個急著要出書的年輕作者，年紀大了之後，往往會有這種悲哀，在沒有成熟的時候，倉促的把自己以為了不起的作品問世，結果無法追回。我藉此表示我對我寫那些小說的自責，凡是沒有列入「系列」的小說，都讓它去吧。請朋友們忘掉它吧，使我少一份內咎。

柏楊 一九七七・六・二〇・於臺北
——原載一九七七年七月一日台北〔愛書人雜誌〕

序

● 柏楊

不知道是誰說的，「愛情是女人生命的全部，而只是男人生命的一部分。」我想這種說法似乎應該修正，愛情並不是所有女人生命的全部，恰恰相反的，反而好像是所有男人生命的全部。一個女人沒有愛情，她不過毀滅了或糟蹋了自己；一個男人沒有愛情，他除了毀滅糟蹋自己外，可能還毀滅了或糟蹋了一個社會或一個國家。試研究一下中外歷史上所有的混世魔王，他們幾乎全沒有愛情，或是愛情發生困擾。

也有些人說，母愛不能代替，這句話我們承認，親情在本質上有其崇高的情愫。但在萬般無奈中，母愛仍是可以勉強代替的，那就是上帝。即

原书缺页